

“往往醉后”的背后

父亲喝酒画画的故事为人们所乐道,他还刻有“往往醉后”的闲章,钤在他的得意之作上。许多人因此认为我父亲是靠酒力来画画的。而我却不这么认为。父亲喝酒后的最大本事,是施展一个“金蝉脱壳”计。

父亲一旦提笔画画,你就会发现他的整个热情和他的思维方式,他的精神面貌,还有他的那种享受感、陶醉感,与平常判若两人。

父亲有鼻炎,直到现在,我的小学同学还跟我提起:“你爸爸就是一天到晚呼鼻子,哼,哼……”鼻子不好,呼吸不畅,是件很痛苦的事情,因此父亲画画的时候,就像老牛喘气,鼻腔里发出很大的声音。可是,父亲却强烈地陶醉其中,那种气氛能够影响周围的一切。他画画的时候一句话也不讲,一直画,一直画,情绪变化很大,像演戏一样起伏不停,并随着画面情况的不同,不断调整自己的情绪,完全进入了一个遗世独立的世界。

每当我在画室看父亲画画的时候,我不看父亲笔底下的画面,也不看父亲怎么去用笔,就是看着父亲,看父亲的样子,看他的神情和动作,看他的一举一动……只在父亲吩咐“去倒点水来”之类,我才会稍稍离开一会儿。父亲有时候会忽然停下笔来,抽根烟,然后就跟我讲几句。那时候,虽然我不太会对答,但是我真的非常喜欢那种气氛。

我觉得父亲在那个时候真正是“金蝉脱壳”了,特别是解放初期,“三反五反”、“反右”等政治运动频繁,外



名人传记

傅益瑛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友情推荐

傅抱石之女、旅日水墨画家傅益瑛,亲自撰写了此书,生动地披露了许多傅抱石的生活和创作中细节,以及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逸闻趣事。此书作为傅抱石的第一本传记,表达了傅益瑛作为女儿对父亲的一种纪念。

部给父亲的压力最大的时候,他摆脱了一切世俗的烦恼,神游青山绿水之中,在艺术世界中徜徉……以至我后来经常觉得父亲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是上天的恩赐,否则的话,他老人家会一辈子都解脱不掉。

父亲作画时的这种精神状态是上世纪30年代末在重庆形成的。在那个“国破山河在”的艰难岁月里,面对混沌世事,作为一个忠贞爱国的知识分子,父亲只能把他的忧

怀和苦闷,通过画笔加以渲泄,以寄托他的情操和胸怀。

父亲在《壬午重庆画展自序》中写道:“因为每周我要步行到中大上课,来往约有六十华里,必须耽搁三天至五天,所以每月只有小半的时间可利用。”家里的创作环境也很逼仄:“我住在成渝古道旁,金刚坡麓的一个极小的旧院子里,原来是做门房的,用稀疏竹篱隔作两间,每间不过方丈大,高约丈三四尺,全靠几块亮瓦透点微弱的光线进来,写一封信已够不便,哪里还能作画?不得已,只有当吃完早饭之后,把仅有的一张方木桌,抬靠大门放着,利用门外来的光作画,画后,又抬回原处吃饭,或作别用。这样,我必须天天收拾残局两次,拾废纸,洗笔砚,扫地抹桌子都得一一办到。”

这些文章我原来都看过,但没有感触,后来跟二哥去了一趟金刚坡,激活了原先的印象。那间房子还在,已经堆满了稻草。父亲就是在那儿画画的,因为门对晒场,柏稻草、麦芒飞进砚台里,父亲只好把墨盒掀开一点,舔点墨,再赶紧盖上,条件十分艰苦。大哥最近画了一张画,是以金刚坡生活为题材的,画中父亲站在这头,打着赤膊,大哥站在那头,也打着赤膊,在用火缸烘画。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父亲创作了那么多的画,仅在1942年壬午画展时就展出了一百一十幅;抗战胜利回南京时,父亲带了十三包画,之后到上海开画展,展出了一百八十幅巨制。

他的“往往醉后”,就是借助于酒的力量,强化他的精神脱壳,从而在新的精神层面上有更高境界的追求和艺术表达。

在总理府的最后几个星期

那个时候,还没有人住在城堡里,那里仍空空的。几个星期之后,希特勒才住进城堡,这里成了他的最后居所。在此之前,仅在空袭警报响起的时候地堡才会使用。空袭一旦结束,希特勒一刻也不耽误,立即返回总理府。他很少在地堡过夜。

2月初,空袭更加猛烈。轰炸强度不断上升,大型燃烧弹用得越来越多。实际上,首都每天晚上都遭到暴风骤雨般的狂轰滥炸。即使在大白天,预告下次空袭的警报声也响得越来越频繁,警报和轰炸的间歇时间也愈加短暂。

柏林每天都会出现新的废墟。长长的威廉大街两边的房屋有一半被完全或部分炸毁。这一范围内的官方楼房更是未能幸免,总理府亦然,有的地方已经严重受损,但仍然戳在那里。施佩尔设计的那些楼房和国防军住的侧楼已经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但还不至于完全废掉。出人意料的是,老总理府供副官使用的部分,我的房间、厨房以及希特勒私人房间却未被殃及。至于花园,早已布满了小土包和弹坑。

这一时期,习惯于中午举行的军事会议已推到下午,一般要到15时左右开始。地点也改变了,老总理府的作战室已经不能再用了,会议改在新总理府的豪华办公室举行。新的情况是,海因里希·希姆莱、马丁·鲍曼和警察总长恩斯特·卡尔登布隆纳似乎也定期与军事专家一起参加这一重要会议。

会议一般持续两三个小时,之后,希特勒会在老总理府的私人房间喝茶,一般只由一两名秘书陪着,或许还有一



纪实文学

【德】罗胡斯·米施著

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

本书作者罗胡斯·米施曾是希特勒的贴身保镖,1940年到1945年间,从柏林的总理府到希特勒的私人住宅,从“鹰巢”、“狼穴”到纳粹总部,他在5年中当昼夜守在希特勒身边,直到第三帝国的灭亡。他目睹了纳粹大小头目的许多活动,见证了历史时刻,也了解希特勒的不少秘密,其中包括这个大独裁者与情妇爱娃的私生活……本书由法国《世界报》记者尼古拉·布尔西耶文字整理。

名副官。在短暂的放松期间,他身边只有很少的几个人。晚上,大约20时,他进餐时,同桌的人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一般是一名秘书、一名侍从,很少有其他人。

表面上看,他的工作时间越来越长,也许比以往更长。他很晚才睡,晚上的军情分析一般在午夜或凌晨1时之间进行。会议的持续时间也渐次拉长。会议结束后,希特勒仍和往常一样,和几名亲信继续讨论,很少在拂晓前结束。之



飞去奥克兰

把儿子送出国留学是蒋凌霄发热的病,她还没有跟丈夫蓝天祥商量过。聚会一散,蒋凌霄的心真的活络起来了。她悄悄地跑到国外留学生中介机构,将新西兰留学的有关资料拿了回来。

对儿子留学的事蓝天祥不太愿意,他说儿子才十八岁,还没有离开过家。把他一个人弄到国外出点什么事咱们都鞭长莫及。再说,他要是在国外也没学出来,混上几年再回来,咱们可就是把钱丢到水里去了,咱们小本生意能有多少钱丢呀!蒋凌霄听了不高兴地说,你怎么跟乡下的土财主一样,一说用钱就跟割你的肉一样。一点长远的眼光都没有!

蓝天祥嘟囔着说,你们女人就是心比天高。退一万步说,儿子在国内就是真考不上大学也没关系,到时来店里给我做帮手得了。人家老舍先生对儿子的要求也只是希望孩子健康快乐能自食其力能认字行了。

蒋凌霄冷笑了一下说,你跟老舍先生比?老舍先生是无为而治。你看看老舍先生的哪一个子女是仅仅就会认字的水平?蓝天祥说不过她,干脆低着头不说话了。

蒋凌霄扳着丈夫的肩头动情地说,天祥,咱们给儿子一个机会吧,儿子不笨!只是国内的这种应试教育的模式不适合他。也许国外的宽松学习环境正好能开发他的潜能,咱们也搞个风险投资好不好!

蒋凌霄下决心的事是十头牛都拉不回来的,蓝天祥也只好由着她。从新西兰的留学指导资料来看,蓝天伟到新西兰必须先到的语言学校

都市小说

冯慧著

小说选刊友情推荐

学习英语,然后再参加雅思考试进入大学预科,一年后经考试合格后再升本科。在新西兰留学,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加起来需要数十万人民币。这可不是很小的数目。

蒋凌霄把家中的经济情况盘点了一下,如果蓝天祥的店收入正常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只是家中的车和房是银行贷款买的,供车供房每月固定要向银行还款外。别的暂时也没什么大的开支,再加上以前的一些存款,应该可以支撑得住

蓝天伟的留学费用。

当蒋凌霄把所有的手续都办完并告诉儿子时,蓝天伟正含着2B铅笔看他最头疼的几何函数呢。他足足有一分钟没有吭声,手中的2B铅笔像风车一样吱溜溜地转着。良久,他说了一句让蒋凌霄哭笑不得的话,妈,你把我送到国外去我压力更大,咱们还不如把这留学的钱在国内享受了呢。

儿子不用参加高考了,蒋凌霄的家又恢复了往日的温馨和快乐。蓝天伟告诉母亲,当同学们知道他不用参加高考时都露出了羡慕的目光。因为儿子要到新西兰,蒋凌霄特意去买了一台电脑,过去因为怕蓝天伟迷恋上网,蒋凌霄一直没有买电脑。现在蓝天伟要到新西兰去了,蒋凌霄赶紧去买了一台电脑以后跟儿子在网上联系。电脑买回来后蓝天伟兴致很高地教母亲如何上网如何发电子邮件如何下载……

蒋凌霄懵懵懂懂地学着,忽然地问儿子,我们家也没买电脑,你怎么什么都会?蓝天伟嘿嘿一笑摸着后脑勺说,妈妈,如今这年头年轻人不会电脑就好比是你们那个时代的文盲了。蒋凌霄用手点着蓝天伟的额头半是嗔怪半是怜爱地说,你这个小子,就会蒙我!

当载着蓝天伟的飞机飞上天空后,蒋凌霄哭得一塌糊涂。蓝天祥一边劝她一边说,是你自己要把他放走,自己又受不了。

蓝天伟去的是新西兰的奥克兰。蒋凌霄在网上查到关于奥克兰的资料,奥克兰是新西兰的第一大城市,曾是新西兰的首都。现在的奥克兰是新西兰的主要工业基地,也是新西兰最大的港口城市,有“帆船之城”的美誉……

夜半的异常响动

星期日午夜,许丽娟和儿子康平已经入睡,门外忽有异常响动,许丽娟被惊醒了。许丽娟是警察。职业性警觉,于梦中亦不忘捉贼。当晚门外弄锁者也算会摸,什么人的门不好撬,偷到警察家里来了。

许丽娟这套住宅位于城西郊正荣花园。该花园在本城略有名气,昵称“官园”,因其距市政府大院近,为机关管理局主持开发的住宅小区,住户以机关干部为主,生活境遇多在小康上下。许丽娟的这套住房在花园一号楼四楼东侧,装有双层防盗门,该楼楼下另有自动门和对讲机,对外来人员特别是大盗小偷严加防范,安保措施相当健全。没有真功夫的等闲小偷还真是摸不上来的。

许丽娟在床上听,确认无误,响声不对,门外咔嚓拉有人在弄锁。那时她顾不上穿衣服,着内衣即跳到地上,开门,跑到厅里,抓起一把椅子。以当时情况,最好在小偷尚未开启内层铁门锁,闯进屋前制止其举动。许丽娟举起椅子以防万一,抬脚往铁门上踢,隔着门对外边企图闯入者厉声大喝:“有警察!不许动!”

外边弄锁声骤然停止,然后是笑声。“别叫,是我。”门开了,不是小偷,却是康镇坤。本宅男主人,许丽娟的丈夫。他嘿嘿一笑,说,说没走错吧?这谁啊?好像认识?我没喝多少嘛。他是开玩笑的,身上一点酒气都没有。

许丽娟松了口气。她把椅子一丢说吓死我了,你小声音点,儿子刚睡,别吵醒他。康镇坤还在高新区任职,单位离市区近50公里,工作日都住在区里,回市里开会或者



名家新作

杨少衡著

北京文学友情推荐

官员康镇坤政绩斐然,同时为政清廉,其太太许丽娟单纯正派。一日,康镇坤因受贿被突然带走,许丽娟无法相信眼前的一切,她相信康镇坤。她要讨回清白,也要康镇坤给她一个真正的解释。康镇坤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能给妻子怎样的解释呢?

法定节假日才归家与妻儿团聚。通常会提前打个电话告知回家,让老婆烧点热水。许丽娟比较小气,居家过日子精打细算,总是在乎电费。别人的电热水器跟电冰箱似的,一天24小时不间断通电,加热完了保温,任何时候水龙头一开都有热水,达三星级宾馆水准。许丽娟认为这是浪费,她努力响应号召,建设节约型家庭,需要热水洗澡时上阁楼,烧够了关电源。康镇坤总笑她是吝啬加记忆好,双倍精打细算。这个双休日康镇坤

后,希特勒才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有时还要看会儿书。

有一天晚上,夜已经很深,希特勒独自来到花园里,这时,警报响了,他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盯着天空,仔细观察防空系统探照灯如何紧跟敌方飞机。陪着他的突击队员约瑟夫·格拉夫焦急地劝他躲一躲。“不必为我担心,”希特勒说,“我不会有事的!”约瑟夫一再提醒他,弹片可能会落到总理府。但什么也没发生。直到空袭警报结束,希特勒才转身回到自己的房间。

局势急转而下,快得出人意料。我在想,我们如何才挺得过去?指挥机构还在无节制地运转着,工作时间在不断延长。我记得我当时感到疲惫不堪,处于一种极度烦躁中,但是,我一直在克制。

希特勒肯定很疲惫,有时无比烦躁。我们常常在想,面对日益恶化的局势,他是如何做到镇定自如的。有时,他甚至冷静得惊人。日益加剧的空袭警报、炸弹和失败决不让人产生希特勒的威严受到损害的印象,权力完全掌握在他的手中。所有人都来找他,所有人都服从于“领袖”,服从他一个人。

我很少关心帝国内部的权力之争,某些帝国要员间的权力冲突可能会在总理府的最后一日里爆发。我不可能知道党内成员和军方将领的职务调动情况,起码在当时不会知道。相反,马丁·鲍曼与希特勒的靠近倒是在突击队内部引起一些尖刻的议论。近几个月来,他在希特勒身边的影响力似乎在不断上升,他以前的得力助手鲁道夫·赫斯现在成了希特勒的“特别秘书”。他给人的感觉是忠实执行上司的指示,唯命是从。

本该休息,周末他打过电话,说区里有要事,加班开会,得讲话,不回家了。哪想半夜里不吭一声突然跑回来。

“正忙呢,忽然决定不干了。”他说,“还是老婆儿子要紧。”

丈夫回家,许丽娟很高兴,忙着跑洗手间开电闸烧水给康镇坤洗澡,问他要不要吃点东西?康镇坤摆手,让许丽娟赶紧披件衣服,别冷着了。他说咱们商量件事。许丽娟这才发觉他神情有些异样。他一进门就哈哈大笑,开玩笑,原是强作的。

康镇坤走过去把小卧室的门关上,他们的儿子正在里边蒙头大睡。以往回家晚了,他都会先跑到床边看看儿子。现在顾不上着了。他把许丽娟拉进洗手间,关上门,顺手拧开水龙头,让水哗哗流下。

许丽娟大惊:“你干什么?”

他说以防万一,弄不好隔墙有耳,别让人监听了。他把指头放在嘴唇上,示意小声。他问许丽娟家里此刻大约有多少现金,许丽娟说全部归起来,可能有七八千吧。他点头。

“你赶紧找个时间到乡下去一趟,把现金都给老头子送去吧。”

康镇坤说的是他父亲。康镇坤老家在乡下,所居乡镇离市区有30多公里。他父亲半身不遂,卧床多年,由康镇坤的弟弟照料。康镇坤每隔一段时间会到乡下去看一看父亲,给弟弟留点钱。如果不遇特殊情况,给个三五百块钱就行了,从来没有也无须大手大脚。今天怪了,家里现金扫荡一空,拿去给乡下老头子,干吗呀?

他说:“先这样吧,以后情况难说了。”